

夏日戏水
◎李斌

关于支云,总能记住那些共情时刻

◎朱洪海

朋友闲聊,说“苏超”很火,关心支云的人好像变少了。我说不会。因为在很多人心里,对支云的情感早已浸透在血脉中,让人总能记起那些共情时刻。

(一)

2018年,我第一次现场看球。当年很多人开车去南京看舜天、看苏宁的时候,我顶多在电视机前看看直播。

是支云的出现,让我第一次走进了球场。作为一支已深耕足坛十年的球队,支云球迷社群庞大,对近两年的成绩,一些新晋球迷往往会展露出失望的神情。“去了几场都是输,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我特能理解这种失落,因为在他们心中,关于支云的美好记忆还是偏少。没有见证过冲甲、冲超,没有经历过一步一步走来的历程,自然对一时的低谷怅然若失。

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在这里可见一斑。眼下,“苏超”赛事火爆,最可贵的原因是群众的广泛参与,是赛事独有的烟火气和球员球迷心中的城市荣誉感。

回头想想,爱上支云,又何尝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呢?中乙时期,第一次看完支云的比赛后,把球员名单拿在手中,竟找不到一个有些名气的名字。这样的配置在职业联赛中能踢出什么名堂来呢?然而,支云一路顽强地挺进了中超。进入中超后,支云人员配置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平民球队特质。需要承认的是,中超的两年,球队很拼也很挣扎。因为实力所限,如大家所见,经历了很多失败。但庆幸的是,球队还在,精神还在,斗志还在,并没有陷入“降级就解散”的魔咒。

这份韧性证明,支云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支云。

(二)

一支平民球队来到这个世界,首先需要承载两项使命。一是生存,二是发展。

我们很多人的人生不都是如此吗?没有显赫的家世,没有惊人的外貌,没有过人的智慧,只有默默地努力。

面对球场上强大的对手,那些力不从心的时刻,并非战略性目标调整,实则倾尽所有后的无可奈何。

就像“苏超”赛场的常州队,拿出了压箱底的功夫,还是只能接受失败。唯一可贵的,是这份明知斗不过还要全力冲锋的勇气。

这样的球队活得足够真实,也足够让人尊敬。

真实的还有灵光乍现的精彩时刻。

前几日,支云雨中苦战辽宁,当年轻的乌卡收获赛季首个进球时,整支球队都忘情地拥抱在一起为他庆祝。哪怕这个赛季他曾有过很多糟糕表现,哪怕是雨战才让他赢得了机会,但他这一瞬间的发光表现就值得祝贺。

当然,比赛也是残酷的,既然选择了走进球场,还是会面对很多遗憾。还说雨中战辽宁这场,上半场两球在手的大好形势下,最终还是被对手遗憾逼平。

从结果看,能逼平强大的榜首球队已属不易。但球迷们多想在如皋奥体再次唱响《蓝莲花》,在歌声中、灯光中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绪啊,那样的时刻多么美好。

因为理解支云不易,在看台上我常会热泪盈眶。

闲聊时将这一细节说给张老师听,她的反应却几乎是在嘲笑。幼稚,输赢和你有半毛钱关系。张老师不喜欢足球,不理解我的热爱,以及由这份热爱衍生出来的共情。怪不得她。

(三)

细细思忖,若从内在特质去看,支云的建队理念和“苏超”的办赛理念是如此相似。

在这里,足球运动不是金元堆砌的娇贵盆景,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精英运动,而是如邻家少年般可感可及可爱。他们都根植于城市的沃

土,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,带着强烈荣誉感,为城市而战,为球迷而战,也为自己而战。

这样的球队,很难让人不喜欢。

不过,球迷喜欢一支球队也是有风险的。因为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,有高潮就有低谷,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。当一时发展不利,球队也许提供不了你想要的情绪价值。

最艰难的是那些至暗时刻的陪伴。

除了战绩会给你情绪上的波动,外界的评价还会给你无端的刺激。

虽然说过“赢一起狂,输一起扛”,但如果心中没有对这支球队更深刻的理解,没有更多的共情,很可能会无法忍受一时的落寞,最终心态崩溃扭头离开。

这是所有真挚的情感在发展过程中必将面临的考验。

若从专业层面来看,影响一支球队生存发展的因素有很多,球迷基础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。

经历了时间沉淀,有人离开,也有人加入,理解和共情这支球队的人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,最终汇聚成看台上汹涌澎湃的蓝色海洋。

我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一张照片。那是去年支云的某场比赛,傍晚时分开球,西天的霞光将球场上方天空的云彩渲染得如同油画般绚烂,天空之下是看台上满满当当的蓝色球衣,球员们如同挺拔的白杨在球场上站定,北看台上是巨幅的TIFO:LET'S GO NANTONG。

这样的画面让人终生难忘。

志趣相投、情感相通的人在一起,一切也就有了更多别样的意味。让我们一起摇旗呐喊,擂鼓助威,燃烧激情,更多的美好时刻将铭刻进我们的记忆里,有关足球的故事也将得以更好地延续。

当然,那也是属于我们球迷的故事。

心窗片羽

这样的球队,很难让人不喜欢。

除了战绩会给你情绪上的波动,外界的评价还会给你无端的刺激。

这是所有真挚的情感在发展过程中必将面临的考验。

若从专业层面来看,影响一支球队生存发展的因素有很多,球迷基础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。

经历了时间沉淀,有人离开,也有人加入,理解和共情这支球队的人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,最终汇聚成看台上汹涌澎湃的蓝色海洋。

我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一张照片。那是去年支云的某场比赛,傍晚时分开球,西天的霞光将球场上方天空的云彩渲染得如同油画般绚烂,天空之下是看台上满满当当的蓝色球衣,球员们如同挺拔的白杨在球场上站定,北看台上是巨幅的TIFO:LET'S GO NANTONG。

这样的画面让人终生难忘。

志趣相投、情感相通的人在一起,一切也就有了更多别样的意味。让我们一起摇旗呐喊,擂鼓助威,燃烧激情,更多的美好时刻将铭刻进我们的记忆里,有关足球的故事也将得以更好地延续。

当然,那也是属于我们球迷的故事。

儒学巷走出的抗日兄妹

◎徐织

我家祖居南通市东城儒学巷,抗战时期,我父辈兄妹分别在海内外为抗击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力量,其中有两位战斗在国内抗日前线。

一位是我三叔徐民治,他擅电器,这在当时是属于极聪明,初中弃了“之乎者也”,退学在家研究起电学来,据我婶婶说家里电线搞得如同蜘蛛网,那是少年徐民治搞电器试验的装置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参加了地下组织,日寇侵占南通城后,城外活跃着一支支抗日队伍。

1939年秋,我三叔和二叔接受了给平潮河东游击队送子弹的任务,在过平潮岗哨时被日军盘查,三叔挺身让敌军盘查,掩护二叔从河上摆渡到对岸,完成了任务。

三叔反身离开岗哨时,日军小鬼子从背后枪击他,三叔牺牲时很年轻,也没留下英名,但我们还是常念及三叔的聪明、勇敢,为抗日牺牲的动人往事。

另一位就是我的小姑姑,她叫徐剑云,是我爸的小妹妹,1923年出生,她性格勇敢、正义,在家族中是传奇式女性。

少年徐剑云考取南通女师初中部,初二时转到上海继续学业,寄宿在我二叔徐渠家,从此,这个小妹就搅得二哥家“不安宁”,先是在学校里与同学上街游行,宣传抗日,回家不是旗袍撕坏了就是书包破了;风风火火两年后,1941年,我云姑姑竟然失踪了,急得我二叔二婶四处去寻,我奶奶又是烧香又是拜佛,免不了将我二叔二婶责备。

后来有人悄悄给了消息,说是“小丫头当了新四军”。人在,全家放了心,那枪林弹雨的风声又时而揪着家里人的心。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姑父获得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荣誉勋章,可惜在此之前2013年,云姑姑已经仙逝。但在我们心里,姑父、姑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士,是革命英雄,正因为有了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,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宁,那一枚枚勋章无论何时都属于他们,熠熠闪光!

舟在里下河的夜雾中划出芦苇丛,她听到岸边送行的记者史继明大声叮嘱:“在笔记本里夹着5元钱,到新区向老百姓买些鸡蛋吃!”真是柔情似水藏心中,革命意志写坚强!

史继明是我姑父,他先后担任苏中军区抗联部队政治部干事。新华社苏中三支部记者、新华社泰州、蚌埠、皖北日报等单位领导,新中国成立后在安徽省工作,我国第一家省级电视台就是史继明领导建立的。

云姑姑办事泼辣果敢,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祖国建设时代,都战果辉煌。她担任过敌后根据地的乡指导员,那时她才20岁,21岁担任了苏中《江海导报》党委书记。云姑姑在苏中革命根据地时,有好几名战友是早期参加抗日队伍的南通人,比如王太祥(原南通市委副书记),战地前线剧团均是南通女师美术教师陈定九的女儿等。

2021年,我去安徽合肥省亲,我的表哥表嫂开着汽车带我参观了合肥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工业园区,说:“新中国发展工业,妈妈分管工业,她亲自去上海和老战友商谈,为合肥引进了许多企业。”

最有趣的是,徐剑云姑姑担任省体委办公室主任兼群体处处长时,恰逢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,她作为安徽代表队领队带领运动员正步走入运动场,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问身边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:“安徽的领队是运动员出身还是军人出身?”当听说是新四军战士出身,毛主席赞许地笑了。事后,贺老总将此事告诉云姑姑,这美好的回忆一直铭记到老迈。

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姑父获得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荣誉勋章,可惜在此之前2013年,云姑姑已经仙逝。但在我们心里,姑父、姑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士,是革命英雄,正因为有了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,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宁,那一枚枚勋章无论何时都属于他们,熠熠闪光!

